

### 谁搞垮了毕玉玺

随着京城巨贪、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东窗事发,其妻王学英也浮出水面,“贪内助”一词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连累儿子。2005年9月26日,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其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在毕玉玺滑向贪贫深渊的过程中,除了其妻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外,还有谁曾推波助澜呢?

### 为官之初,不收一分钱物不端架子

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而放的。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密不可分,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廉出众的毕玉玺。

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前为通县)马桥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副书记,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毕玉玺担任领导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物,但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

毕玉玺作风比较泼辣,胆子大,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他常说,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

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1990年,玉带路工程中发生一起贪污案件,一个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

# 解密北京大案



## 毕玉玺

离开了通县。

### 治疗抑郁, 怂恿丈夫受贿成灵丹妙药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不满:“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在哪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到什么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他:“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

但是,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她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乘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慢慢地,毕

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做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一个从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彻底成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豪华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甩给张某20万元。

### 爱心切, 贪妻夫妻张开鲸吞之口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可以开发利用。“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

挂在嘴边的话。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毕波,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

毕玉玺对儿子有求必应。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一次,某建筑公司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存折上提出5万美元,送到毕玉玺宿舍。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夸自己儿子很聪明,现在在英国留学,随后叹了一口气:“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元,王学英犹豫了一下接受了。但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元,再次送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退回,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张桂军的“仗义”被王学英告知毕玉玺,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

毕玉玺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该行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随时都可以提取。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30万美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

### 东窗事发, 毕家三人终遭法律严惩

2001年10月23日五环路二期、三期工程施工和监理资格预审招标启动,正是这次招标,为毕的落马埋下了伏笔。兰义在高速公路位于通县田府村生活区旁边获得大片土地,用以张罗养殖项目和蓝月度假村。建成度假村,是兰义,更是毕玉玺的心愿,毕玉玺希望退休后有一个休养的好去处。

可是当毕玉玺听到兰义也被“抓”进来时,突然说了一句:“啊,看来剑是要落下来了,我安心了!”从此,他不再失眠发愁,倒头就睡,最长的纪录是他一睡就是两天三夜。

2005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毕玉玺贪污案。检察院提起公诉;1994年至2003年间,毕玉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他本人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仅从毕玉玺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

2005年3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1004万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8月25日,毕玉玺之妻王学英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0年。毕波也在9月26日因转移赃物而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兰义行贿案,法庭认为,兰义的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新午



### 幸福家庭

我一直认为海水就应该是蓝的,森林就应该是绿的,鸟儿就应该在天上飞,鱼儿就应该在水里游,老师就应该比学生有学问,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家庭应该是和睦的,夫妻应该是相爱的,老人应该被尊敬,孩子应该受宠爱。

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我敢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夫妻。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红过脸。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年我们家杀鸡,必有一只鸡腿放在我的碗里,另一只鸡腿,老妈总是夹到老爸的碗里。每到这时候,老爸就会趁老妈不注意,把那只鸡腿夹回到老妈碗里。这只鸡腿就像空中飞人一样被两人夹过来让过去,最后肯定一分为二。即便这样,老爸也要把稍微大一点的那块

让给老妈。

我出生在G城。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城,非常之小,一辆自行车半天就能转完整座城市。我老妈是G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夸张一点说,G城的年轻人有一半是老妈接生的。老妈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是个事业型的优秀女性。

老爸是G城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师。这座小城不少建筑都是我老爸设计或参与设计的。老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十过半的人了,看着只有四十岁出头,模样跟他的人品一样含蓄,就像橄榄可以长久地品味一样。他修养好,待人宽厚,最重要的是对母亲那份深厚的感情。在我的心目中,老爸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



人。我毫不掩饰地说,我深爱我的老爸。我跟方立民是在大二的时候认识的。那天中午去学生食堂特别晚,平时排成长龙的队伍已经没了。我匆匆来到一个窗口对里面的卖饭阿姨说,要一个狮子头和一份圆白菜。

眼看卖饭阿姨走近长条台案,手还没伸出

来呢,条案上放着的最后一份狮子头就被旁边一个年轻服务员端了起来,咣地一下倒进一个白色搪瓷大碗里。

当时我就失望地叫了一声。我忍不住扭头朝旁边的窗口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黑围巾的男生也朝我看来,想必我当时脸上的表情特别难看。没想

### 连载(三)

## 鸽子不爱飞

王海鸽

到那个男孩突然朝我笑道,你也想买狮子头吧?要不给你,我还没动过呢。

后来有些后悔,怎么忘了问人家的名字。可惜这个带有感激色彩的念头只是稍微一闪,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一下又过了几个月。那天看电影,同屋的刘妍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两张楼下的票。她让我跟她一起坐。我们来到剧

场时,离放映还差几分钟,走到13排,座位上已经黑压压一片人,我们必须从别人面前走过。

坐在最边上的男生主动站了起来,有礼貌地让我们进去。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有点面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愣了一下,记忆终于苏醒。我立刻用手做了个吃饭的动作,大概他也回忆了起来,微笑着回应。这时候,剧场的灯突然暗了下来,刘妍也在座位上等急了。

等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广告片已经开始。刘妍小声问我,你认识他呀?我说不认识。刘妍立刻不怀好意地望着我说,那你跟他在那里说什么呀?我说,我跟他过去见过。刘妍马上就说,哟,看不出来,你跟他都认识。我赶紧解释,

我跟他真的只是见过面,连名字都不知道呢。刘妍故意朝后仰去,拉开距离望着我说,真的?你真不知道他是谁?我说,真不知道。刘妍又靠近我神秘地说,他叫方立民,工程系的高才生,是学生会的干部。真的?这回到我吃惊了。我承认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且一想到这点就心惊肉跳。

第三次跟他见面没隔几天,我们又从图书馆碰上了。从那时起,我跟方立民才算正式认识了。他高我两届,父亲是普通机关干部,母亲是中学教师,家庭背景跟我基本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还有半年就要毕业。

下期预告:差价换房